

又是一年毕业季。这是心怀眷恋的告别,更是充满希望的出发。把青春和梦想打进行囊,勇敢地迈开步伐吧。

心中的梦 脚下的路

1982年毕业生、大学教授 郝旭光:

选你爱的,爱你选的

在做人方面,希望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在事业方面,希望你争做中国奇迹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分享者。

飘逸的学位服,帅气的纪念照,厚重的毕业证,灿烂的青春范,人的每个细胞似乎都在笑——六月的大学校园,美得让人感动。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我想起自己的毕业季。

1982年7月,就像那个时代大多数毕业生那样,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没有太多想法,只想着发扬螺丝钉精神。当时改革开放刚起步,大学生是稀缺资源,不过当时的政策是统一分配工作。本以为能留北京的我被分配到烟台地区某县立中等师范学校的校办工厂,心理的落差实在大。后来,又辗转回到家乡的县办农业机械厂。

我没有消沉,我还想考研。边工作、边复习的情景是刻骨铭心的——工作辛苦、考勤严格、车间污染严重、睡眠不足,体力透支、时间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挤出时间复习,我选择了热处理车间的夜班工作。我没有请过一天假,即使研究生报名、体检等,也是利用下夜班后的白天完成的。当时非常辛苦,收获也是喜人的。我对企业实践有了感知,了解了一线员工的思想和行为特点,锻炼了吃苦能力等,为我以后的人生及从事管理研究和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年后,我考进了一所财经大学读研究生,成为从我们县里考上研究生的第一人。研究生毕业后,我重新回到离别4年的北京,在北京城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又到毕业季,对新时代的毕业生我真是羡慕加嫉妒啊!羡慕你们有更多的选择,有太多的机会。尤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既可以就业,也可以创业,真是“我的青春我做主”。

作为过来人,在同学们毕业时想唠叨几句。在做人方面,希望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如果非要提一个最低要求,那做一个正

直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注意,我们有创新能力固然很重要,但有山寨的羞耻感更重要。在事业方面,希望你争做中国奇迹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分享者。只要方向正确加上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说到方向就该谈谈选择。将自己的优势与时代潮流、国家发展相融合,再加以努力和坚持,脱颖而出是早晚的必然。需要强调的是,选择与努力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片面强调选择比努力重要,以为选择正确就可以不努力了。不努力,“一切皆有可能”。问题是,我们怎么把这个思想与自己的发展结合起来?

——选你爱的,爱你选的。选择到喜欢的工作是幸运,若没有选择到,那就看看是否有改变的可能?能重选的就重选,不能重选也没必要消沉,我们不能选择起点,但可以选择过程和结果:那就干一行爱一行吧。干一行爱一行,也是一个重大选择。无论是自己创业还是就业,有了热情,只要愿意,到处都是机会,处处都是舞台。

——选择不能盲目跟风。不能像当年“钢铁元帅升帐”,大家不顾自身条件一窝蜂学钢铁;后来重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们又不考虑自身特点开始热捧金融、会计等等。当下而言,创新创业气氛浓厚,也不必人人都跃跃欲试去创业。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自己创业。自己带头创业,要敢于管理,乐于与人打交道,精于销售,善于团队合作。如果历经磨炼后也没有这些能力,我觉得就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创业也并非高不可攀,创业还有另外一种形式——追随创业。追随一位牛人,加入他的创业团队,也能成就一番事业。此时,摆正心态,可能更重要。

——选择的过程一定要“扬长”。实际上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关键是要发现

优势、培育优势。我们在选择工作方向时,一定要多问自己,我的真正优势是什么?是长于实践,还是善于思维?是逻辑思维较强,还是形象思维突出?是具有人见人爱的交际本能,还是善于严谨的逻辑思维,喜欢与数字、技术打交道?是喜欢开拓创新,还是善于领会与执行?是具有独特任性的艺术范,还是习惯循规蹈矩跟着走?是业绩卓越桀骜不驯,还是完美规范?是敏捷灵活,还是稳扎稳打?是喜欢静思挥笔,还是奔波务实?这里不存在优劣之分,但一定有不同的适应场合,南方的蜜橘移到北方就成为涩橘。

毕业季,收获季,同时也是播种季。我们只要通过努力选对方向,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祝愿大家有更美好的未来。

2004年毕业生、创业者 刘廷锋:

选择勇敢

我可以很欣慰地对11年前的自己说:我没有背叛你。我希望,再过十年甚至五十年,我们还能彼此认出对方,不忘初心。

1983年,28岁的乔布斯在亚斯本埋了一根塑料管子,给它起名叫“亚斯本时空胶囊”。整整30年之后,这颗时空胶囊被挖了出来。里面有很多东西,包括苹果电脑的第一款商用鼠标,叫做LISA,那是乔布斯女儿的名字。这就是时间的伟大之处,它能够让琐碎的个人记忆变成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

2015年,我毕业整整11年了。如果当年我也有一只时空胶囊,里边会有什么?

研究生毕业后,我先加入了投资银行。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作为刚入行的年轻人,我有幸为全世界最大的数家企业提供融资和并购顾问服务,参与的项目总金额超过100亿美元。我的专业能力与性格成熟度都得到了高强度训练与迅速成长,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不过,我的剧本并没这么顺着往下写。2007年夏,就在全球资本市场一片繁荣、整个行业都在迅速积累财富的时候,我决定放弃高额奖金和事业基础,选择暂时离开,前往硅谷。

这是一个抉择。领导和朋友都认为我不必要去,事实上,如果只是为了职业发展,我自己也找不到理由放弃眼前的一切——这个决定的净现值在中短期内都一定是个巨大的负值。但如同期权定价公式里的波动性一样,我要的就是获得这个不确定性。

在斯坦福的两年,经历了非常多超出预料的事与人,当然也亲历了硅谷创新与创业的环境。

离开斯坦福后,我加入了一家全球股票投资基金。不仅因为它有出色的投资成就,有明确的送我们回到亚洲的时间表,更因为该公司强大的公司文化,值得近距离学习。在这家公司总部工作期间,我投资研究的区域,涵盖了从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到东南亚、中东和印度市场的广阔范围,职业前景大好。

这个时候,剧本又有了新的潮头。

2011年,就在我即将回归之际,我又一次作了放弃的决定,不去香港的亚洲总部,放弃未到成熟期的奖金。因为父母年龄大了,我希望离家更近一些,多些机会陪伴父母。十天,我回到了祖国,赶上陪家人一起过春节。

在未作准备的情况下,我回到了北京。后来,我加入了农银国际,成为当时圈里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之一。我花了一年时间,跑了20多个省,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完成了回归。

两年前,我再一次作了放弃的决定。这次是彻底放弃高薪与高管职位,选择创业。

又是一年毕业季。这一刻,我打开心空胶囊,想要停下来和11年前的自己作一个短暂的对话。我想知道,我们是否还能认出彼此?这些年里,我们都经历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当年,我问自己,我在哪里?要去哪里?现在,我能够坚定回答自己的问题吗?

我惊喜地发现,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左右。我可以很欣慰地对你说,我没有背叛当初的你。如果站在11年前,重新走一遍这段旅程,我相信你会和我作出一样的选择:

——相信你仍然会一次次地放弃已经得到的,每当自己建立起稳定感与舒适感时,无情打破自己的舒适区,残酷地把自己重新逼到一个陌生的更具挑战的新时空。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不断成长;

——相信你仍然选择勇敢:虽然不再有人为你指引方向,给你勇气。很多时候,你还需要选择对抗自己和他人的人性,对抗内心对“安全感”的渴求;

——相信你仍然会选择犯错:因为经过认真反思的犯错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成长,并且让错误发生得越早越好;

——相信你仍然会坚持梦想:因为追求梦想即使失败,其代价经过时间还可以弥补,若放弃梦想,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也无法释怀;

——相信你仍然会坚持你的价值观与家庭观:因为我们最终是希望得到内心的平静与幸福感。

我希望,再过十年甚至五十年,当我再次和你相遇,我们还能彼此认出对方,不忘初心。

2015年毕业生 王昱:

我们不急于像前辈一样

对于一个将“互联网思维”冠以最热词义的年度而言,这个毕业季,注定迥然不同。

6月的校园,蝉声翻腾、离愁味浓。对于一个将“互联网思维”冠以最热词义的年度而言,这个毕业季,注定迥然不同。

我们似乎不急于像前辈一样,寻一份稳定的工作。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而言,传统报社、电视台是不错的归宿,但方兴未艾的互联网媒体更能博得我们的青睐。在同学的毕业去向汇总中,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几位填写了“自由职业者”的同学。北京男生小A,注册了自己的国际文化传播工作室,奔忙于各大使领馆和亚欧大陆间,微信平台经营得有模有样。陕西娃小B,干脆当了自由导演,拉赞助、约演员,优酷土豆爱奇艺是其免费上映场……得心应手地使用互联网,将使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如虎添翼。互联网的深度植入,对这一代毕业生的职业选择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

我们似乎不急于像前辈一样,匆匆投身职场。一场酝酿已久的毕业旅行,成了许多人的不二选择。去哪儿、玩什么、吃什么,关键是要和一群志同道合者畅享青春最后一场疯狂。我们走出考场的樊笼,打量书本之外的天地。在毕业旅行中,剥除了班委与普通同学、优等生与学渣的差异标签,回归为最相似的青年。互联网的本质便是如此心态开放、眼界互通、地位平等。

我们似乎不急于像前辈一样,购一本精致的相册,在扉页贴上刚洗印出的集体照,小心珍存,生怕遗失这仅此一纸的记忆。用镜头留住时光的习惯没有变,只是我们把它演绎出更为多元的纪念方式:技术大神精心制作HTML5界面,渐隐渐显的图片在催人泪下的音乐中缓缓播放;摄影发烧友为每个同学拍一段视频,剪辑成班鉴,刻录在青春记忆里。

我们似乎不急于像前辈一样,用纸质的通讯录记下每一位朋友的联系方式——个人手机号、电子邮箱甚至家庭电话。微

信培植出的使用黏度,已让我们离不开这种集视频、语音、文字、分享图文为一体的交流工具。我们只需穿梭在各个聊天群里,道一声毕业珍重。至多给大学时代的同窗统一分个组,方便日后联络。数年之后,当大学密友晒出自拍照,我们依旧可以如昨般横加“嘲讽”。我们有理由相信,纵使日后丢了手机、忘了密码,只要各个群组尚在,彼此牵挂的校友也不会“失联”。

面对如此省便的毕业通讯,我也有一丝隐忧。指尖的一击一动,是否足以维系四载情谊?微信与微博,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深夜碰杯吐露心事的习惯淡化为“点赞之交”?当我们融入了各自的新世界,失去了共同吐槽的话题,这个昼夜不停的聊天群是否还会如此热闹?

对于这些问题,我并没有自信给出肯定的回答。坦诚地面对自己,我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通过掌上空间的联络并不“走心”:微信三百余好友,朋友圈以每天千百条的海量更新着,我确实记挂着他们每一位,却也着实无暇细看其中每一条。常常链接都未点开,便送出了一个轻率的赞。

这是最好的时代:纵使分隔两地,我们有最先进的手段在第一时间联系到牵挂之人。这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些可以无数次重复播放的电子印象,未必能如白纸黑字般虔诚地守护一段情谊。唾手可得的回忆,未必能让我们真正珍惜。

互联网时代的毕业季,喜矣?忧矣?



本版照片由陆欣赵晶提供